

煙波江上

李崇仁

給我一瓢長江水，此水彷彿如故鄉的濁酒，讓我和居於長江畔與我神交已久的英雄豪傑，騷人墨客舉觥暢飲。這個夏天，我們夫婦赴了多年的心約，前往一次歷史及文化的朝聖旅程，漫遊長江三峽。

從前未親睹過長江美，我登上武漢黃鶴樓遠眺，長江就在我眼底驚艷展現。極目遠望，我也只看到萬里長江中下游的一小段，這一小段長江水波蕩漾，氣象萬千，已使我目眩神迷。當年李白在黃鶴樓送別孟浩然，寫下千古佳句：「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我在黃鶴樓俯瞰長江，細味詩人依依惜別之情，和深深體驗長江之浩淼。



古代的黄鶴樓早已被毀，現今的黄鶴樓於 1980 年代才重建，實難使人發思古幽情。我反而懷著景仰之心，去到黃鶴樓西鄰的武昌紅樓，在門前瞻仰。這是辛亥革命的首義之地，革命軍在此開了第一槍，最終推翻滿清皇朝，建立中華民國。中國歷史上最轟轟烈烈的大事，發生於長江之濱。

如果要深入領略長江的風景和理解沿江一帶的風土人情及追尋歷史的軌跡，當然要乘船遊江。我們坐車從武漢出發，途經荊州（就是劉備一借不回但又被關羽大意失掉的荊州），抵達宜昌，這裏是春秋戰國時楚國之地。秦國滅了六國後，楚南公說一句話：「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後來秦朝確實亡於三個楚國人：陳勝、項羽、劉邦。楚南公一語，為歷史所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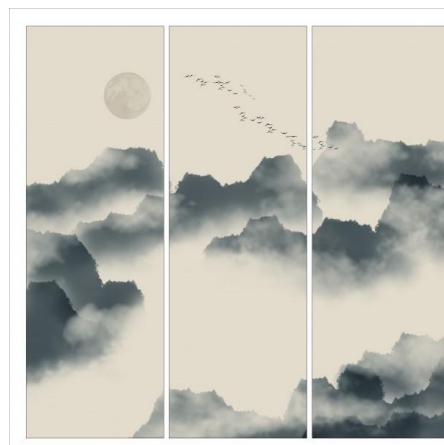
我們在宜昌登上輪船，正式開始長江三峽之旅。朝辭宜昌，輪船緩緩地溯江而上，首先駛進西陵峽。沿途風平浪靜，我們感受不到滾滾長江東逝水的磅礴氣勢，但可以很放心和很仔細地觀賞長江兩岸綿延不盡的雄偉山峰與長流

不息的江水。這風景從遠古已形成，到未來依然存在，一切自有其創造者。《聖詠》第 104 首讚頌造物主說：「上主，你的化工，是何其浩繁，全是你以智慧所創辦，你的受造物遍地充滿。看，汪洋大海，一望無際，其中水族，不

可數計，大小生物，浮游不息。在那裡有舟有船，往來航行，還有你造的鱷魚，戲遊其中。」（詠 104:24-26）我們驚嘆天主的化工時，也看到天主的美善。《羅馬書》第 1 章說：「自從天主創世以來，祂那看不見的美善，即祂永遠的大能和祂為神的本性，都可憑祂所造的萬物，辨認洞察出來。」（羅 1:20）三峽景緻之精奇，在於山水混為一體，水滋養山，山守護水，相偎相依，地老天荒。萬物皆有情，盡顯天主的美善。原本是歷史文化的朝聖之旅，竟然也是一次信仰朝聖之旅。

過了西陵峽，船在秭歸縣城泊岸。愛國詩人屈原在這裏誕生，中國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也曾在此居住。我們登岸去參觀屈原祠。屈原祠內掛上多幅他的文學著作，其中一篇是《天問》。《天問》是屈原鬱鬱不得志時所寫的作

品，他昔日抱有的一切理想已完全幻滅，因而對所有自然現象，歷史事蹟，宗教信仰，和自己的人生觀都起了懷疑，於是在《天問》中提出了一百多個問題。一開始時他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明明暗暗，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後人把這幾個問題翻譯為白話文：「請問遠古開始之時，誰將此態流傳導引？天地尚未成形之前，又從哪裏得以產生？明暗不分渾沌一片，誰能探究根本原因？迷迷濛濛這種現象，怎麼識別將它認清？白天光明夜晚黑暗，究竟它是為何而然？陰陽參合而生宇宙，哪是本體哪是演變？天的體制傳為九重，有誰曾去環繞量度？這是多麼大的工程，是誰開始把它建築？」唉，可惜屈原未讀過《創世紀》。屈原生於約公元前 340 年，卒於約公元前 278 年，是舊約後期時代，聖經沒有紀載那時發生過甚麼大事。古代中國人並不認識雅威天主，不知道宇宙的創造者。屈原沒有機會讀過聖經，但他提出的問題於當時甚有研究價值。屈原並不知道，關於天地創造的問題，《創世紀》第一章早有答案：「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天主見光好，就將光與黑暗分開。天主稱光為『晝』，稱黑暗為『夜』。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一天。天主說：『在水與水之間要有穹蒼，將水分開！』事就這樣成了。天主造了穹蒼，分開了穹蒼以下的水和穹蒼以上的水。天主稱穹蒼為『天』。天主看了認為好。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二天。天主說：『天下的水應聚在一處，使旱地出現！』事就



這樣成了。天主稱旱地為『陸地』，稱水匯合處為『海洋』。天主看了認為好。」(創 1:1-10)我在美麗絕倫的大自然景象漫遊，讀到屈原的提問，想到聖經的答案，心靈更感觸動。屈原搜索枯腸而不得其解的事，天主只用了兩天，「事就這樣成了」。

離開秭歸，船繼續逆流而行，兩岸依然風光旖旎。碧波無痕，江水滔滔，蒼山如浪，山嵐裊裊，就是一卷渾然天成的山水畫，供遊人用心鑒賞。不久我們進入巫峽。在巫峽，未看山，先看雲，因為詩人元稹說：「曾經滄海難為水，

除卻巫山不是雲。」抬頭望天，這裏的雲未見特別瑰麗。然而，雲的吸引在變化萬千，耐人尋味。《約伯傳》第 37 章說：「雲怎樣浮動，全知者的奇妙化工，你豈能明白？」(約 37:16) 情人眼裏出西施，詩人懷念的佳人有如巫山的雲，在他眼中勝卻人間無數。白雲掩映下的巫峽矗立著巫山十二峰，星羅棋佈，千姿百態，使

人目不暇給。其中最具魅力的首選神女峰，像一位秀麗的秋水伊人，把纖纖玉足浸入長江水中，對我回眸淺笑。記起辛棄疾的詩：「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亦如是」，不禁自我陶醉一番。

在我猶未清醒時，船已到了瞿塘峽。三峽之中，瞿塘峽最短，但最為雄偉。長江進入瞿塘峽時先要通過夔門。夔門兩岸的山勢高聳，江面狹窄，把大江壓縮成一條幼幼的急流，於峽谷中蜿蜒曲折奔騰。經過夔門的歷練，長江更形雄壯，向東澎湃疾馳，兩岸峭壁峰巒疊嶂，高峻蔽日。此山此水，形成了一條鬼斧神工連亙千里的天然畫廊，身置其中，我再感到造物主何其偉大，人何其渺小。

《創世紀》五次提到天主檢視自己的傑作時，都認為好。最後，「天主看了祂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創 1:31) 由此觀之，天主創造萬物時，樂在其中。天主創世展示祂的無上光榮。(《聖詠 19:2》：「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祂手的化工。」) 天主創世表示祂的無窮智慧。(《聖詠 104:20》：「上主，你的化工，是何其浩繁，全是你以智慧所創辦。」) 天主創世顯示祂的無邊能力。(《依撒意亞先知書 40:26》：「你們舉目向上，看看是誰造了這些呢？是祂按照數目展開了祂的萬軍，按照次序一點名，在這強而有力和威能者前，沒有一個敢缺席的。」) 在長江三峽的山水中，我有很大的感慨，人真的要珍惜和保護大自然，這樣才可以取悅天主及彰顯祂的光榮。(《聖詠 104:31》：「願上主的光榮永世無窮，願上主喜樂自己的化工！」)

我的思潮如長江水般起伏時，船已通過了瞿塘峽，抬頭一望，山上那座便是白帝城。當年劉備在此託孤予諸葛亮，五百多年後李白離別此城泛舟東去，再於一千二百年後我在江上與他們於交錯的時空相遇，虛幻中何其真實，真實中畢竟虛幻。

至此，輪船已過萬重山，漸漸遠離長江三峽。夜深了，船繼續往上游航行。我坐在艙房的露台，望著長江沈思，對岸忽明忽暗，是甚麼地方呢？一彎明月高掛穹蒼，又倒影在水中。月兒彎彎，光照九州。此際，我在長江，你在珠江，他在鴨綠江，她在錢塘江，還有他，他，他，在汨羅江，金沙江，瀾滄江。千山有水，千江有月，我們不能見面，但望著同一天空的同一明月，和不同江水中的明月倒影，可幸千里共嬋娟。

翌日，晨曦破曉，輪船駛進目的地重慶市。睡眠惺忪中，我看見水，看見橋，看見一列列密

麻麻的高聳現代化建築物，以為船在哈德遜河航行，兩岸是紐約市的風光。離開乘載我們遨遊長江的輪船，踏上重慶市，一陣熱氣襲人而來。接待我們的導遊第一句向我們說的話是：

「哎喲，你們怎會在這季節跑到重慶來？」噫，中國有三大火爐：南京、武漢、重慶，我們這個旅程便去了其中兩個。酷熱當然使人難受，人不能改變天氣，但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態。既然武漢和重慶以熱著名，我正好在這季節來到感受一下火爐的熱力，也是一個很珍貴的經歷。我們應在任何環境保持心靈安泰，欣然接受所有際遇，並從中找到樂趣或意義。保祿宗徒說：「我已學會了，在所處的環境中常常知足。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 4:11, 13) 所以我會說，武漢和重慶真的很熱，我是在最適當的季節去的。

重慶是整個旅程的最後一站，匆匆一遊後，我們便乘車往機場搭機賦歸。途中有機會再看一看長江，是江水送別我還是我送別江水？

在江上飄蕩數天，穿越萬水千山，念天地之悠悠，我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個短暫的過客。請莫笑我情痴，還你一瓢長江水，讓我思念故國的情懷，隨著一江春水，流過江山社稷，滾滾湧向東方。

